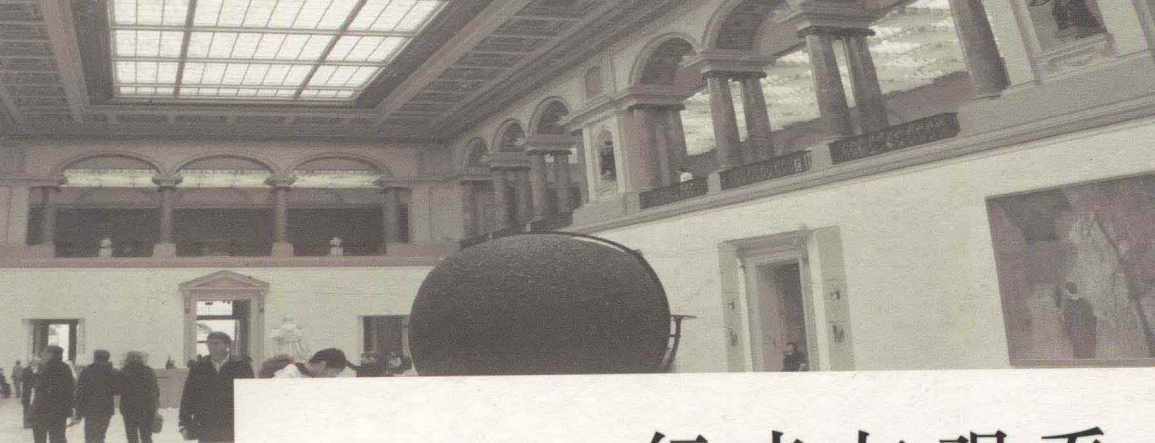




行走与观看

西方美术寻访杂记 / 姚尔畅 著

安徽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行走与观看

西方美术寻访杂记 / 姚尔畅 著

姚尔畅 著



安徽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行走与观看：西方美术寻访杂记 / 姚尔畅著. —合肥：
安徽美术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398-3695-9

I. ①西… II. ①姚…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47932号

出 版 人 郑 可
责任编辑 黄 奇
封面设计 崔生国
版式设计 郑晓丹
责任印制 李建森 徐海燕

行走与观看——西方美术寻访杂记
Xingzou Yu Guankan Xifang Meishu Xunfang Zaji

姚尔畅 著

出版发行 安徽美术出版社 (<http://www.ahmscbs.com>)
社 址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14层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3533604 (省内) 0551-3533607 (省外)
印 制 合肥精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9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98-3695-9
定 价 5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法律顾问: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孙卫东律师

自序

2002年春，我应邀去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访学，顺便到美国东西部探望亲友，回国后写过几篇美国艺术观感的文章。后来，我又陆续到过一些欧亚和非洲国家。去年，借赴波兰访问交流之机，我去了几个邻近的欧洲国家考察，途中一时冲动写起了博客。我以前写过一篇短文题为“瞎说与乱画”，拿来改了一字充作我新浪博客的标题，叫做“瞎说与乱看”，这本集子中的文章和图片就多半源于那些“瞎说”与“乱看”。

如今，出国旅行已是寻常之事，跨越不同国度和文化，不仅可以观看外部世界，更重要的是能反观自我。就如台湾作家蒋勋所说，在外旅行其实也是一种反省，用异文化去检查自身文化中应该反省的东西。我在国外将主要精力都放在美术博物馆，那里的丰富藏品提供了系统地观看西方美术作品的可能。此外，各国悠久的历史传统、良好的人文环境和艺术教育等也是我感兴趣的。在不同时空中穿越，在熟悉和不熟悉的大师间行走，寻寻觅觅，获益匪浅。

我博客里的文章大多是旅途中急就，难免粗糙，除了少数资料图片外，我自己拍的图片也很不专业。这些东西放在网上随便看看也就罢了，可出版社的朋友却希望我将其整理成书。对白纸黑字印出来的东西我向来不敢马虎，于是我对文字作了一定润色，有些内容还在查阅资料后作了订正补充。可是改完再看时，仍觉得气短词穷，无奈也只好将就材料。幸好这些随感和杂记不必像教科书那样严谨，里面多少有些鲜活的东西，甚至还允许保留一些“瞎说”，这也是我乐意遵命凑成这本集子的原因。不知在网络发达和图像泛滥的今天，这些文字和图片弄成一本书后，读者是否会有兴趣观看。

在此要特别感谢安徽美术出版社黄奇先生的热心张罗以及社领导的支持，他们为本书的策划、设计和编辑付出了许多心血。借此机会也要衷心感谢长期以来一直给予我特别关爱和帮助的师长和亲友同事们。



2011年盛夏于上海



午后的阳光洒落在阿姆斯特丹老教堂旁的
运河边，多么希望时间永远停留在这刻。





目 录

Contents

1	从利玛窦归来说起
6	阿姆斯特丹的家
12	相会在海牙
18	维米尔不在家
26	去鲁本斯家白相相
33	在布鲁塞尔过五一节
37	梦回布鲁日
42	圣约翰医院中的神龛
46	神秘的羔羊
53	凡·艾克兄弟生卒之地及其他
58	尼德兰的“蒙娜丽莎”
64	比利时的皇家美术馆
73	转战纽伦堡
77	慕尼黑之行
82	布拉格的春天
89	柏林一日
94	墙
98	德意志随想
104	珂勒惠支的笑容
110	单纯与静穆之美
118	空间设计门外谈
125	忧郁的克拉科夫
130	马特义科与19世纪波兰绘画
140	波兹南印象记

148	波兹南美术学院见闻
157	真假新旧说华沙
164	肖邦与展示设计
173	法国“反动派”与中国“革命派”
182	毕加索、罗丹和“老佛爷”
190	去东洋看西洋画
194	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艺术收藏
200	欧洲博物馆中的非著名雕塑
208	情迷佛罗伦萨
214	碑
221	公园与私园
226	欧罗巴的劫掠
232	广场文化漫谈
240	美利坚走马观“画”
247	漫步大都会
253	最后一片空地
260	山崖上的美术馆
265	芝加哥艺博会与惠特尼双年展
276	文明的轮回
282	帝国故都斜阳
288	拿什么拯救我们麻木的感觉
292	欧洲归来话大师

从利玛窦归来说起

2010年4月，我有幸应邀去波兰波兹南美术学院做交流访问，借机到邻近几个欧洲国家考察。临行前，我特地去上海博物馆看了题为“利玛窦——明末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使者”的特展，展品中有在中国难得一见的拉斐尔和提香的原作，但是并非他们的代表作品，水平一般。引起我注意的是由利玛窦的中国弟子、天主教徒游文辉为他画的油画肖像，这是现存于世由中国人绘制，并且有确切作者和日期记载的最早油画作品，距今整整400年。出访前，我刚刚校完为德国RESTAURO（修复）杂志写的《中国近代油画历史、材料与技法述略》一文的最后一稿，文中就介绍到这幅画。

1583年，即明万历十一年，利玛窦应被后人誉为西方汉学之父，同为意大利传教士的罗明坚神父之请求来到中国广东帮助他传教。在此之前，罗明坚已先于利玛窦在1579年到达澳门，那次他随身携带有几幅宗教油画作品，这是有史以来西方油画进入中国的最早记录。几年后，罗明坚返回了意大利，而利玛窦则继续留在中国传播西方宗教和文化长达28年，直至1610年在北京去世。利玛窦在传播欧洲文化与宗教、推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成就斐然，影响深远。如同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欧洲人一样，利玛窦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杰出人物，他不仅精通神学，还积极地与徐光启合作翻译出版数学著作《几何原本》，向国人传授数学、几何和地理等西方科学知识。

利玛窦来到中国的时候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后期，他的同胞，威尼斯画派大师丁托莱托（1518-1594）、维罗内斯（1528-1588）以及卡拉瓦乔（1571-1610）等人正精力旺盛地从事创作。利玛窦在中国积极推销耶稣基督的同时，也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绘画艺术及其技法原理。当时，中国画坛著名的明四家沈周、文征明、唐寅和仇英相继离世不久，但影响犹存。董其昌和徐渭等则正处于各自艺术的重要时期，文人书画

方兴未艾。但是，那时中国人对西方绘画却几乎一无所知，利玛窦在给意大利亲友写信时说：“中国人不懂得用油彩画画，也不懂得画出物体的阴影。”不过利玛窦本人是否擅长绘画却没有确切证据可查，尽管上海博物馆的这个展览中展出了传为他所作的四条屏绢本油画《野墅平林图》，但其可信程度值得怀疑。

然而，为利玛窦画肖像的游文辉在绘画上的洋人师傅倒是确有其人，那便是值得大书一笔的16世纪意大利传教士兼画家乔万尼·尼古拉（Giovanni Nicolao）。这位尼古拉先生当年是和利玛窦一起来到澳门的，他不仅随身带来了宗教油画作品，还在澳门画了历史上在中国境内绘制完成的第一幅油画。虽然尼古拉的油画未见留存于世，但现在日本山形县天童市的三宝寺还存有一张他1583年去日本后为日本战国时代封建领主织田信长画的素描肖像，形神皆备，是具有一定水平的。乔万尼·尼古拉还在日本和澳门的神学院内传授过油画技法，这应该也是有记载的在中国传播油画技法的最早例子。我在澳门基督教艺术博物馆中见过据传是乔万尼·尼古拉的另一弟子倪雅谷所作的大幅木板油画《圣弥额尔大神像》，从时间推断，绘制的年代应该不晚于17世纪初期，可以说是国内现存最早的油画作品之一。这样看起来，将这位乔万尼·尼古拉尊为中国油画的开山宗师恐不为过。

游文辉为其恩师画这张肖像的时间是1610年5月12日，即利玛窦于北京逝世后的第二天。尽管这幅画与当时欧洲绘画的写实水平比起来显得有一定差距，加上估计是为开追悼会派用场而急就，画得难免简陋，然而还是颇具力度和装饰性。利玛窦的脸部被画得酷似其本人，色彩饱满，不过在天空处较薄色层中已露出发黑的深色底子，用的蓝色也并非昂贵的群青色。这幅画后来被带到意大利，一直保存在罗马的耶稣教总会里。时光荏苒，在利玛窦离开我们整整400年后，这幅画终于又重返中国。

就在利玛窦的油画肖像相隔400年回到中国的时候，我携一卷《利玛窦行旅中国记》踏上了访欧的旅程。400多年前，利玛窦和罗明坚们从葡萄牙出发，中途在印度停留，历经数月舟船劳顿方才来到澳门，而如今我坐的空客340仅十几个小时便飞到了法兰克福，利玛窦神父如果在天有灵，不晓得会作何感想。飞行途中，邻座的德国女孩津津有味地看着机舱座位荧屏中放映的电影《阿凡达》，那长颈鹿似的半人半兽倏忽一下便可以在地球和潘多拉星球间跳来跳去，谁知道再过400年，人类的发展会不会比这高科技大片里描述的还厉害？

利玛窦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巨大贡献早有定论，对后世影响巨大。但是即便如此，他在中国长期居住并不遗余力推行天主教20余年后仍然哀叹“以人力求准在中国自由传教一事是不可能的”。朱维铮先生在《利玛窦在中国》一文中说这并不能完全归罪于明廷对宗教的不宽容。其实，不要说利玛窦时代的中国官员与百姓，就是在信



游文辉《利玛窦像》

1610年作于北京，布面油画，这幅画后来被带到意大利，现藏意大利罗马耶稣教总会。2010年，这件作品重返中国，先后在利玛窦曾经生活过的北京、南京和上海展出。

息技术高度发达、东西方来往交流频繁的今天，国内还有许多人一面享用着西方现代文明的成就，一面却视“西方”二字为大逆不道。可见东方与西方之间，不同国度、不同种族与不同信仰的人们要真正沟通与理解是多么困难。不过也许这正是具有文化差异的人们喜欢相互来往，热衷于在不同的地域间行走与观看的理由。

2010.4.22初稿于飞越俄罗斯上空的航班上



这幅藏于澳门基督教艺术博物馆的木板油画《圣弥额尔大神像》大约作于17世纪上半叶，据传是利玛窦的另一弟子倪雅谷所作。



上图：《明宣宗坐像》，佚名，约15世纪，绢本设色，台北故宫博物馆藏。

下图：《徐光启像》，佚名，这幅肖像画大约作于17世纪初期，立轴，纸本设色，私人收藏。这两幅肖像画足以体现当时中国人物绘画水平之高。

阿姆斯特丹的家

按照计划，我到达波兹南美术学院后先与对方协商紧接着要进行的学生交流项目。安排停当后，我便去了一趟荷兰和比利时，以了却自己到欧洲油画发源地考察的夙愿。从波兹南乘上发自华沙的国际列车横穿德国，一夜无事，醒来已到达终点——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

在上海为准备出行事先做功课时，我突然省悟阿姆斯特丹（Amsterdam）这个词原来是由阿姆斯特河和大坝两个词构成的。事实上，阿姆斯特丹这座城市就是在阿姆斯特河的出海处筑起一条大坝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按照这样的构词法，上海市完整的名称应该叫上海滩市，不过幸好没有这样，否则在申办世博会时叫起来大概不太好听。

我有一个学生J在荷兰，他毕业后留校，后来出去留学，再后来就留在了阿姆斯特丹。我们之间联系并不太多，可是2002年我去美国时，竟然在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著名的螺旋展厅里与他不期而遇。这次我从上海去荷兰前，他恰好从荷兰回上海。于是临行前见了面，他热情地邀我住在他阿姆斯特丹的家中，因为他的太太孩子都在国内探亲，我也不客气了。J的家离阿姆斯特丹车站不算太远，他给我指示过具体路线，还在Google Map上用街景功能一五一十地演示了一番。我下车后按图索骥，一路拿着相机随手乱拍，不知不觉便到了J的家，放下行囊，我用他给的钥匙打开房门，安然入住。

西方人说上帝造天，荷兰人造地，此话一点不假。阿姆斯特丹人拦起大坝造起地后，围着大坝和阿姆斯特河又开挖了星罗棋布的运河，使得阿姆斯特丹完全像是一座建筑在水上的城市。阿姆斯特丹市区以大坝和阿姆斯特河的交叉点为中心，像一把扇子那样延展开去，一道道运河环绕其间，夸张一点说是三步一河，五步一桥。我搜索了一下，阿姆斯特丹共有桥梁1612座，一块块被运河分割的陆地反倒像是水上密密

麻麻的船只。与阿姆斯特丹市相比，我们的周庄叫庄，水乡叫乡倒是名副其实。有人喜欢给城市贴标签，说巴黎是花都，威尼斯是水都，而阿姆斯特丹则被冠以性都的名号，因为这里有著名的红灯区。其实说阿姆斯特丹是水都、桥都、自行车之都一点不夸张，但被誉为性都倒有点冤枉。阿姆斯特丹限定合法的红灯区只是很小一块，虽然这里集中了各色性服务机构、著名的橱窗秀和性用品商店，乃至专门的性博物馆，但就总数而言，恐怕远远不及国内城市的洗头洗脚店、按摩店和计生用品或成人用品店，只不过人家是公开的而已。红灯区紧挨着阿姆斯特丹的老教堂围了一圈，大概是为了便于人们做完坏事后就近忏悔。阿姆斯特丹似乎把红灯区当作了特色旅游项目，当地人早已见怪不怪。市区各处的旅游商店都有与性相关的纪念品出售，但大多十分粗陋，并无多少美感可言。慕红灯区之名而来的旅游团天天成群结队在窄小的巷子里鱼贯而过，其中也包括不少国内团队。而伦勃朗故居博物馆离此不远，却没见到有同胞们前来瞻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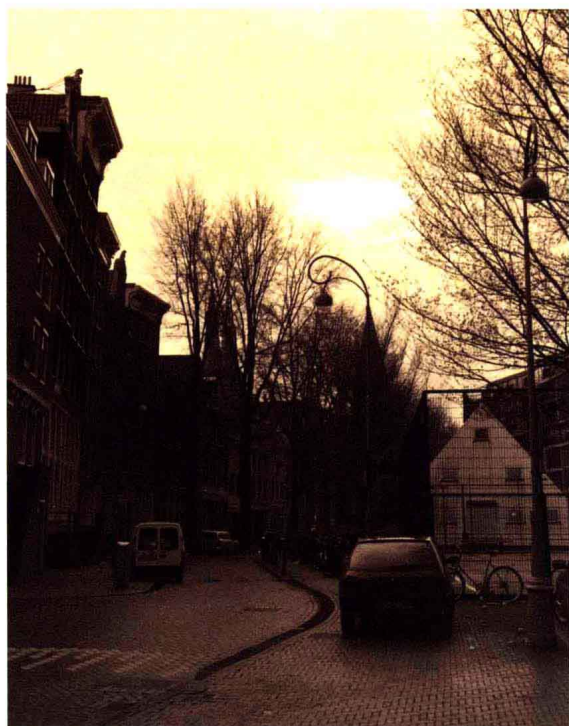
阿姆斯特丹老百姓在市内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是自行车，街头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自行车，马路上都有专门的自行车道。荷兰人大多面色红润、身强力壮，也许与祖辈出身不是海员就是海盗有关。骑车的男女老少四处可见，连上了年纪的妇女也都一个个骑得飞快，像参加公路越野赛似的。西装革履的白领和穿着时髦的女子也照样如

阿姆斯特丹的建筑大多是由黑白线条、纵横方格构成，蒙德里安大概便是由此受到启发，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



此，绝不会觉得有失身份。我禁不住一时技痒，也想骑车上街表现一下车技，但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 J 放在他家楼下的自行车。我和他横跨欧亚大陆用短信来回研讨了好几回，结论是可能被人偷了。自行车多，偷自行车的人自然也多，无奈只得作罢。作为世界闻名的旅游城市，阿姆斯特丹吸引了大批观光客，所以车站和市中心熙熙攘攘，人流如织。离开喧哗的闹市，三拐两拐就可以步入安静整洁的普通居民区，弯曲的小巷、鳞次栉比的排屋，抬头即可见到疏密有致的门窗黑白线条，墙面错落地搭配着灰色、褐色和砖红色，全是直线加方块，这样的地方不出个把蒙德里安那才叫怪了。运河两边的船屋也是阿姆斯特丹的特色，许多人常年住在船屋上，以船为家，里面布置得整洁有序，设施样样齐全。阿姆斯特丹人对家还是很看重的，所以一些名人故居博物馆都以“家”相称，如安妮之家和伦勃朗之家。穿街过巷，时不时还可以撞见梵高笔下出现过的咖啡馆、啤酒屋、有桅杆的帆船和现在还在使用的吊桥。J 在阿姆斯特丹的家就坐落在这样的街区里，前后都是运河。因为 J 不在家，我反客为主，天天在他家里过着居家生活，大有错把他乡当故乡的感觉。

2010.4.27于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一条僻静的街道，通往我在那里临时的“家”。